

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

# 楚辞译注

□ 殷义祥  
□ 麻守中

注译



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

# 楚辭譯注

□ 殷義祥  
□ 麻守中  
注译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Chu ci Yizhu  
楚辞译注

殷义祥 麻守中 注译

责任编辑:李本达

封面设计:余 力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25 印张 5 插页 320 千字  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辽宁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印数:1—6 000 册 定价:19.50 元

ISBN 7—80626—282—2/1·47

## 前　　言

“楚辞”是战国时代后期，继《诗经》之后，在我国南方楚地产生的一种新诗体。它的出现，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已进入了文人自觉创作的时代，开始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。它以绚烂瑰丽的文彩、神奇浪漫的气息、浓郁的南国情调和鲜明的时代精神，使时人耳目一新，为后人所景仰。后人往往“风”“骚”并称，把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当作自己创作的榜样。

“楚辞”就是楚地歌诗的意思。它是以其浓郁鲜明的地方色彩和产地而得名。宋黄伯思《校定楚词序》：“盖屈宋诸骚，皆书楚语，作楚声，纪楚地，名楚物，故可谓之‘楚词’。”（见《宋文鉴》卷九十二）道出了“楚辞”得名的缘由和地方特色。“楚辞”作为一种诗体，早在战国后期就已经产生，屈原是其奠基者，到西汉初年已为人所接受、喜爱并广为流传。司马迁《史记·酷吏列传·张汤传》中就有“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”的话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得更明白：“汉兴，高祖王兄子濞于吴，招致天下之游子弟，枚乘、邹阳、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。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，招宾客著书。而吴有严助、朱买臣，贵显汉朝，文辞并发，故世传‘楚辞’，其失巧而少信。”可见，在汉代初年不仅有了“楚辞”的名称，而且写“楚辞”的人也大有人在，只是此时尚无人搜集这些作品，把它们整理编辑成书而已。直到西汉末年，刘向校理群经

时,才把屈原、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人仿效这种诗体而写的作品汇集成编,题名《楚辞》,使“楚辞”这一新的诗歌体裁有了自己的作品总集。

“楚辞”这种诗体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广阔的文化背景和基础的。

首先,“楚辞”是深深植根于荆楚传统文化的土壤中,与荆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。我们知道,楚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。楚本是祝融氏八姓之一,原本活动在中原地区,到夏商时才被迫迁到南方,以后就一直在江淮地区活动发展着。当时南方与中原地区不同,它还没有得到开发,经济发展落后于北方。楚先人“辟在荆山,筚路蓝缕,以处草莽”的生活环境和条件,使其在意识形态上充斥着原始蒙昧的气息。它信鬼神,重淫祀,巫风大畅,使其文化明显地表现出巫文化的特点,它神人杂糅,洋溢着虚幻、神秘的气氛,激荡着热烈奔放、神奇瑰丽、幽渺情深、委婉缠绵的浪漫情调。尽管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,楚君熊绎曾受封于周成王,但楚人仍然走着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,从不把自己与中原诸夏混同起来,甚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楚国广据江淮广大地区,国势大壮,观兵问鼎,虎视中原,与中原诸国广泛交往,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,但它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,在宗教、民俗、诗歌、乐舞、绘画等文化艺术各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特点。楚辞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孕育并产生的。

在楚文化中楚地乐歌对“楚辞”的产生有着直接关系。楚地的乐歌,也就是所谓的“楚歌”、“楚声”早就有所流传,在形式和情调上与北方诗歌有着显著不同。如《越人歌》:

今夕何夕兮,搴舟中流? 今日何日兮,得与王子同舟?  
蒙羞被好兮,不訾诟耻。心几烦而不绝兮,得知王子。山有  
木兮木有枝,心悦君兮君不知!

此歌见于刘向《说苑·善说》，说鄂君子皙泛舟河中，舟人用越语唱出这支歌，因为鄂君子听不懂，人就把它翻译成楚语，成了上面所引的样子。再有见于《孟子·离娄下》的《孺子歌》：

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。

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

这首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一个小孩唱的，所以叫做《孺子歌》。还有《徐人歌》：

延陵季子兮不忘故，

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。

此歌见于刘向《新序·节士》，据说延陵季子北游时，途中路过徐国，徐君很喜欢延陵季子身上佩带的剑。因延陵季子还要北行，当时就没有把剑留给徐君。后延陵季子南返时，徐君已死，于是延陵季子就把剑挂在徐君的墓上走了。徐人感谢延陵季子的情义，就唱出了这首歌。从这些歌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对“楚辞”的影响。这些歌都以语助词“兮”字入歌，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美；再就是句式长短不拘，音调抑扬顿挫，不仅读之琅琅上口，而且增强了表情作用。而这些正是“楚辞”体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。

另外，楚地的巫歌巫舞对“楚辞”的产生也有着直接影响，甚至有些“楚辞”作品是直接脱胎于巫歌巫舞。楚人信巫鬼，重淫祀，巫风极为盛行。楚人在祭祀过程中，往往是歌、舞、乐并举，融为一体，以此娱神。这种祭祀文艺，大都充满着丰富的幻想，美妙的神话，情调幽深炽烈，富有浪漫色彩。我们从屈原的《九歌》、《招魂》等作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巫文化的影响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它实际就是原始的祭祀歌舞、宗教艺术的接续。

其次，“楚辞”的产生也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产物。楚地处南方，有着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，但它并不阻挡和排斥北方文化的流入和影响，况且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和殷商文化发生了联系，

并受到它的影响。殷商灭亡以后，殷商文化分为两支，一支在周人手中得到保存，一支则在宋、楚的南方得到融合发展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记载：周王室内乱，“王子朝及召氏之族、毛伯得、尹氏固、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”，北方大学者孔子也曾南下游楚，这些不能不对楚文化发展有所影响。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随着楚国的日益强大，与中原各诸侯国交往的频繁，会盟聘问的事日益增多，其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也自然日趋频繁。中原较高的礼乐文化制度、思想理性精神源源不断地传入南方，这自然加速了南北文化的合流和楚文化的发展。“楚辞”也正是在这种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中孕育并产生的。

再有，“楚辞”是在先秦散文勃兴时期产生的，因此，它不能不受到这一文化现象的影响。鲁迅就曾指出：“（楚辞）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，由二因缘，曰时与地。”在申论“时”之“因缘”时说：战国时期“游说之风浸盛，纵横之士，欲以唇吻奏功，遂竞为美辞，以动人主。……余波流行，渐及文苑，繁辞华句，固已非《诗》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。”（《汉文学史纲要》）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先秦散文中的繁辞华句、规模宏大的结构、汪洋恣肆的气势、灵活自由的句式等等，都化成了楚辞艺术的血肉。

## 二

屈原是“楚辞”的奠基者和代表作家，是“楚辞”的最高成就者。关于屈原的生平事迹，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述的并不多。《史记》中有一篇他的传记，但记载得很简略。他出身楚国贵族，他“博闻强志”，“娴于辞令”，怀王时曾任左徒之职，“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。”后怀王使屈原“造为宪令”，草稿未成，上官大夫靳尚要夺去看，屈原不给，上官大夫便向怀王进谗言，屈原由此而被怀王疏远。这之

后，屈原离开了政权中心，长期被逐不用。关于屈原被放一事，学术界看法不一。有人认为屈原被放，前后凡两次：一在怀王朝，放于汉北；一在顷襄王朝，放于江南。但也有人认为屈原被放仅顷襄王朝一次。从屈原的作品和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看，当以后说为是。怀王朝，屈原离郢处汉北，当是“自疏”，非被放逐。顷襄王“怒而迁之”，才为屈原放逐之始，此后流浪江南，最后投汨罗江而死。

屈原生卒年很难确定，大约生于公元前 339 年左右，卒于公元前 278 年左右。这正是战国时代的末期。这个时期是中国学术思想蓬勃发展时期，也是群雄争夺最剧烈、纵横风气最盛时期，也是楚国由强转弱、屡为秦所败时期。这一时代特点直接影响了屈原的生平思想和创作。

屈原的作品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共二十五篇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列屈原作品是：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（十一篇）、《天问》、《九章》（九篇）、《远游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，篇数与《艺文志》相合。但王逸所定篇目，有些是可疑的。如《远游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，大多数楚辞研究者否认是屈原的作品，从作品的内容看，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。此外，《九章》中的《惜诵》、《惜往日》、《悲回风》，人们也提出怀疑。另，《招魂》一篇，《史记》归之屈原，王逸则定为宋玉之作。关于屈原作品真伪的问题，后人众说纷纭，各执一说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又无更多的文献材料可查，再加上人们对作品的理解又不尽相同，所以这种争论也是正常的。

屈原的作品是他大半生的生活斗争经历的艺术总结，是楚国社会现实、矛盾斗争的艺术反映。在这些光辉的作品中，诗人那种高洁的人格、追求美政的崇高理想、坚持不懈的执着精神、炽热的爱憎感情，以及诗人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，倾吐了自己对美政的追求和幻灭。

在屈原作品中表现得最为震撼人心的是为追求美政的献身

精神。诗人有着自己的崇高理想，这理想就是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。为了实现这一理想，他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张，即“美政”，具体说，就是“举贤而授能兮，循绳墨而不颇”（《离骚》）。他这种政治主张，是针对当时楚国腐朽的政治现实而发的。他在《离骚》中愤怒地揭露说：“固时俗之工巧兮，偭规矩而改错；背绳墨以追曲兮，竞周容以为度。”诗人对楚国统治集团这种朋比为奸、蝇营狗苟、追货逐利、背弃法度的行为十分愤慨，所以他决心要“明法度之嫌疑”（《惜往日》），要举贤授能，修明法度，实现“美政”。但诗人的这一政治主张却触犯了腐朽统治集团的利益和特权，招来了他们的恶毒的围攻和迫害，诗人的“美政”遭到了沉重打击和挫折。但是，诗人并没有屈服，没有放弃理想：“宁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为此态也”；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；“虽体解吾犹未变兮，岂余心之可惩”（《离骚》）；“余幼好此奇服兮，年既老而不衰”；“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，固将愁苦而终穷”；“苟余心之端直兮，虽僻远其何伤”（《涉江》）；“知死不可让，愿勿爱兮”（《怀沙》）。诗人这种矢志不渝、坚持不懈的精神，令人感佩。

对楚国命运的关心、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是贯穿屈原作品中的一条主线。在他早期的作品《橘颂》里，就以桔树为比，倾诉了自己对祖国的深厚感情：“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。”在《离骚》、《哀郢》中，回旋反复、高吟低咏，把这种感情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他热爱生他养他的故土，他对楚国的山川草木、风土人情，怀有深深的依恋之情，至死也不愿离开。他萦绕于心的从不是个人的利害得失，而是祖国的命运和前途，“惟夫党人之偷乐兮，路幽昧以险隘。岂余身之惮殃兮，恐皇舆之败绩”（《离骚》）。当他遭到打击和排斥离开郢都时，是那样悲痛欲绝；当灵氛劝他离开楚国，另寻出路时，他没有听从。他离不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，就是死，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。“鸟飞反故

乡兮，狐死必首丘”（《哀郢》），这是多么感人的爱国之情啊！最后，在流浪江南时期，他看到楚国日益衰败，大势已去，他既不忍心看着祖国的灭亡，又无能力挽回祖国的危局，终于怀着对祖国的无限深情，投汨罗江而死，用自己的生命殉了多灾多难的祖国。

屈原的作品，不仅有丰富的思想内容，而且也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。

屈原的作品富有浪漫主义精神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构成了它的主要艺术特征。想象的丰富、感情的炽热、神话传说的运用，使他的诗篇显得绚丽而多彩。刘勰《辨骚》说屈原诸作，有诡异、谲怪、狷狭、荒淫四事异于经典，岂不知这正是屈原的浪漫主义的特色所在。他善于运用形象思维，把所描写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加以形象化，用大胆的想象、奇妙的故事编织成一个五光十色的幻想世界，任自己去驰骋。如《离骚》后半部分的神游描写，在这里诗人驰骋着奔放奇幻的想象，大量采用神话神巫故事，作了上天下地、登山临水的超现实的描写。昆仑、县圃、阆风、白水、赤水、崦嵫、咸池、天津、不周、西海等缥渺的神山神水，任其流连登临；羲和（日神）、望舒（月神）、飞廉（风神）、丰隆（云神）、雷师（雷神），以及蛟龙鸾凤等，都任其驱使。这就有力地表现了诗人内心世界，寄托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。又如《招魂》，诗人以巫阳的口吻，对四面八方的灾祸与恐怖、对地狱的阴森冷漠，做了惊心动魄、光怪陆离的描写，对楚国则用排比铺陈的手法、华美的骈辞丽句，极写楚国的衣食之美、居室之美、音乐之美。全诗想象丰富，感情炽热，文笔恣肆，充分表现了诗人的丰富想象力和怀乡恋土的爱国情操。

比兴手法的运用也是屈原作品的一个突出艺术特色。这种手法在《诗经》中已被大量运用，但比较简单，基本是以某物比某物、借物起兴而已，缺乏那种深层的构成具体艺术形象和艺术象

征寄寓的效果。而屈原比兴手法的运用却有了很大发展和变化。屈原的“比兴”，已经成了他艺术构思的有机组成部分，成为他塑造艺术形象的血肉，是与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合而为一的。所以，他用以“比”和“兴”的物，已不是单纯的客观的物的本身，而是融入了诗人的思想、人格和理想的具体艺术形象，带有了明显的象征性和寄托性。如用香草鲜花象征人的节操的高洁、人格的美好，用恶草臭物象征奸佞之辈，这不仅把艺术形象升华、提高了，使美好的更加美好，使丑恶的更加丑恶，而且也使作品显得丰富多彩，绚丽生动，取得了言简而意赅、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。屈原这种“引类譬喻”的艺术手法，是运用得最为成功的，它已经成为“楚辞体”诗的一个突出标志，是诗歌创作上的重大突破，对后代诗歌创作发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。如中国诗歌的“寄情于物”、“托物以讽”的美学特征，就是直接接受了屈原的这种艺术手法的启发而形成的。

另外，屈原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，在诗歌体裁的形式上，在对民间文学的吸收改造上，以及大量运用楚地方言、南国风物，形成明显的地方色彩和南国情调，都表现出突出的成就。屈原作品的丰富的思想内容，就是通过这些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。

屈原是“楚辞”的代表作家，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已进入一个新阶段。

在屈原的影响下，楚国产生了一些“楚辞”作家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说：“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。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。”

宋玉是屈原之后的一个重要“楚辞”作家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宋玉赋十六篇，王逸《楚辞章句》仅录其《九辩》、《招魂》二篇，其中《招魂》一篇，人多从司马迁之说，认为是屈原之作。其它《古文苑》、《文选》所收署名宋玉的作品，人们亦多疑之，现可确

信为他作的仅《九辩》一篇。

《九辩》是一篇长篇政治抒情诗，全诗二百五十五句，抒写了他怀才不遇的不平和怨情。诗的情调是哀怨多抗争少，因而从整个思想境界看，缺乏像屈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情和震撼人心的抗争力量。但是在艺术上却有贡献。它善于通过细腻的文笔，把环境景物气氛与人物心理结合起来，创造一种意境而抒发自己的感情，表现自己的情愫。

唐勒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。《楚辞章句》录《大招》一篇，是屈原的作品，还是景差的作品，王逸游移不定。但在《楚辞章句》中，《大招》列在《招魂》之后，已不在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内，故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说：“《大招》恐非屈原作。”不是屈原作，那么是否就是景差的作品呢？很难说。

汉代的楚辞作家，多模拟之作，少有成功作品，情文远不及屈宋诸作。

### 三

刘向是最早汇录“楚辞”的人，但他的《楚辞集》已亡佚。东汉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是以刘向本为底本的，因此这个本子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汇编本。我们这个译注本就是采用的这个本子，对《楚辞章句》的全部作品进行了译注，各篇顺序也仍其旧。在译注过程中，我们还参考了明翻宋本《楚辞补注》、宋本《楚辞集注》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《山带阁注楚辞》诸本，对各本文字的不同，以《章句》为准，有足资参考的异文，摘要注明。在注、译中，尽量吸收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，但于我们个人的一些心得，也不敢藏拙。我们主观愿望是尽力把这个译注本搞得更好一些，质量高一些，但由于我们的学识功力不足，愿望和客观实际还有一定差距，其错误曲解一定不少，热切期望广大读者批评

指正。

本书的译注，曾参考了一些楚辞研究论著和一些译注本，凡有所资取，有的已随文注明，但未能一一注出；另，许多澍、阎妍先生对本书的译注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，并译注了宋玉的《九辩》、东方朔的《七谏》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
1996年5月19日

## 目 录

前言	(1)
离骚	(1)
九歌	(36)
天问	(71)
九章	(101)
远游	(158)
卜居	(173)
渔父	(177)
九辩	(180)
招魂	(203)
大招	(226)
惜誓	(241)
招隐士	(249)
七谏	(253)
哀时命	(286)
九怀	(298)
九叹	(324)
九思	(374)
附录一 屈原传	(407)
附录二 辨骚	(410)
附录三 班固《离骚赞》序	(412)

# 离 骚

## [题解]

《离骚》是一篇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，是屈原的代表作，它的出现代表了楚辞的最高艺术成就，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关于诗题《离骚》的解释，历来不尽一致。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说：“离骚者，犹离忧也。”他释“骚”为“忧”，于“离”字无解。班固《离骚赞序》说：“离，犹遭也；骚，忧也。明己遭忧作辞也。”东汉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则解释说：“离，别也；骚，愁也。”他认为离骚，就是离别的愁苦的意思。班马和王逸的解释在诗中均可找到根据，然也都难以概括全篇的内容。所以近人又进一步考证出“离骚”乃是“劳商”的异写，“劳商”是楚地古乐曲名。以乐曲名篇在楚辞中还有《九歌》、《九辩》等，所以这个说法也可备一说。

《离骚》的写作时期，人们的认识也不一致。有人谓作于屈原前期楚怀王时，有人认为作于屈原再放江南时的顷襄王时期，还有人说是初稿于前期完成于后期。从《离骚》所反映的内容看，以作于楚怀王时代的说法较为可信。如作品中说：“及年岁之未晏兮，时亦犹其未央”，“老冉冉其将至兮”，“及余饰之方壮兮”，“不抚壮而弃秽兮”，都说明他时在壮年。另外，司马迁、刘向、班固、王逸、应劭等人都说作于楚怀王时期，他们的说法当是可靠的。

《离骚》是屈原生平思想最深刻的写照。在这首长诗中，诗人那种对美政的坚持不懈的追求精神，对祖国深厚的爱恋感情，都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，整个诗篇迸发出异常绚烂的思想光彩。全诗通过绚丽多彩的描写，倾吐了诗人为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遭受的打击和迫害，表达了对昏庸王室和腐朽贵族集团的愤慨，塑造了一个追求理想、坚持理想、以死殉理想的高大完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。篇幅之长、文彩之美、想象之丰富、气势之宏伟、感情之强烈，在浩如烟海的古代诗歌中难以找出第二篇作品与之相媲美，这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。

### [原文]

帝高阳之苗裔兮<sup>①</sup>，朕皇考曰伯庸<sup>②</sup>。摄提贞于孟陬兮<sup>③</sup>，惟庚寅吾以降<sup>④</sup>。皇览揆余初度兮<sup>⑤</sup>，肇锡余以嘉名<sup>⑥</sup>。名余曰正则兮<sup>⑦</sup>，字余曰灵均<sup>⑧</sup>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<sup>⑨</sup>，又重之以修能<sup>⑩</sup>。扈江离与辟芷兮<sup>⑪</sup>，纫秋兰以为佩<sup>⑫</sup>。汨余若将不及兮<sup>⑬</sup>，恐年岁之不吾与<sup>⑭</sup>。朝搴阰之木兰兮<sup>⑮</sup>，夕揽洲之宿莽<sup>⑯</sup>。日月忽其不淹兮<sup>⑰</sup>，春与秋其代序<sup>⑱</sup>。惟草木之零落兮<sup>⑲</sup>，恐美人之迟暮<sup>⑳</sup>。不抚壮而弃秽兮<sup>㉑</sup>，何不改乎此度？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<sup>㉒</sup>！

### [注释]

①高阳：古帝颛顼的号。传说颛顼为高阳部落首领，因以为号。苗裔：远代子孙。苗，草之茎叶，根之所生；裔，衣裾之末。楚是颛顼的后代。楚始祖熊绎，事周成王，被封于楚。传国到楚武王熊通时，通生子瑕，封于屈，遂此支以封地为姓，称屈瑕。屈原是屈瑕的后代，故屈原称自己为颛顼高阳氏之后。

②朕：我。先秦之人无论上下尊卑，皆可称朕，至秦始皇始定为帝王的专用第一人称代词。**皇**：大、美，是古人习用的称颂赞美的状词。**考**：古人人称亡父为考。**伯庸**：屈原父亲的表字。

③摄提：摄提格的简称。古人把天宫分为十二等份，分别名之曰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，是为十二宫，以太岁运行的所在来纪年。当太岁运行到寅宫那一年，称“摄提格”，也就是寅年。**贞**：正。

**孟**：始。**陬**：夏历正月的别名。夏历建寅，故正月也就是寅月。

④惟：句首语词。**庚寅**：古人以干支纪日，指正月里的一个寅日。**降**：古读洪，与庸协韵，降临。

⑤**皇**：指皇考。**览**：观察，端相。**揆**：估量、测度。**初度**：降临的时节。

⑥肇：借为“兆”，古人取名字要通过卜兆。**锡**：古通“赐”，送给。**嘉名**：美名。

⑦**正**：平。**则**：法。屈原名平，字原，正则隐括“平”字义。

⑧**灵**：美、善。**均**：平均。古人把高而平的地称原，故灵均隐括“原”字义。

⑨**纷**：盛多的样子。**内美**：指先天具有的高贵品质。

⑩**重**：加上。**修能**：杰出的才能，这里指后天修养的德能。

⑪**扈**：楚方言，披。**江离**：香草名，生在江边。**辟**：同“僻”，幽僻的地方。**芷**：香草名，白芷。白芷生在幽僻处，所以叫辟芷。

⑫**纫**：联缀、编织。**秋兰**：香草名，即兰草，秋天开花，故称秋兰。**佩**：佩饰。

⑬**汨**：水流迅速的样子，喻时间过得很快。

⑭**与**：等待。

⑮**搴**：楚方言，拔取。**阤**（pī）：楚方言，大阜曰阤，大土岗子。**木兰**：香木名，花的形状似莲。

⑯**揽**：采。**宿莽**：楚方言，香草名，经冬不死。朝、夕是互文，言自修不息。

⑰**日月**：指时光。**忽**：急速的样子。**淹**：久留。

⑱**代序**：代谢，即更替轮换的意思，古“谢”与“序”通。

⑲**惟**：思。